



列寧 給高爾基的信

張古梅譯

上海



873564
1203 406748

501863
1232

譯序

讓我先介紹這部書翰集的偉大的特質吧！

列寧（一八七〇——一九二四）自一九〇八年初第一革命失敗後，至第一次歐戰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以前），約五年間，適當俄國勞動運動陷於最困難最消沉的時代，寫了許多封充滿着科學的革命理論和富於熱情及趣味的書信，寄給高爾基，這些書信實在是『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上所必需的不可變的文化財產目錄』，同時也是他的許多寶貴著述之重要註解。

從一九〇八年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共三十四封書信，由列寧寄給高爾基——即由偉大的革命家，革命大眾的指導者寄給『革命期中的最大的藝術家』；由這兩位名人間的深摯的友誼中醞釀出來的諸種革命主題，我們不難想像它是涉及於多方面的革命理論，其中有犀利的哲學論，有政治論，有經濟理論，並且有澈透而深刻的宗教批判論，藝術論（特別如第三十二信和第三十四信中的音樂批判，可以說是極罕見的文獻）。這些理論，無庸贅述，是列寧對於上述各種意識形態的態度之明確的表示，也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多數派的革命成功後，逐漸移入於實行之生動的多數派的理論及實際之純樸的明確的指示。尤其由於促成這些

1951.12
368
368



FUDAN

3F400000212334 复旦图书馆

書信的動因所關聯的有趣的豐富的插話，我們也可窺見在一般傳說及歷史中所難發見的「列寧的為人」的面影，「不僅令人崇拜而且令人敬愛的面影；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一目瞭然地洞悉以列寧為中心的同志們的生活及由同志間的理論鬭爭所產生的種種裂痕；因受外部的彈壓及打擊而發生的痛苦；列寧同志仍排除萬難，以一個多數派黨人的地位又怎樣地展開他的艱苦的鬭爭及慎重的革命生活！故讀者對於這部書翰集，不能僅視作單純的列寧傳記或歷史，而應當視作能夠從它獲得更新的，更富於興趣的革命教材的範本。

列寧對高爾基，不僅承認他是革命的新俄羅斯的偉大藝術家。列寧同時承認他是可能共同事業的有力的同志。雖則所使用的武器不同，却是對於共同的敵人，向着共同的目標，可能並肩作戰的友人。高爾基的武器是藝術的詞句，列寧實重視他的這種武器而賦以極重大的意義。這位友人若認錯了目標或將他的武器指向錯誤的方向，列寧便對他極端憤激，諄諄加以教誨。列寧因為愈重視高爾基的力量，所以愈加注意他的各種文章之政治的意義而加以嚴格的批判，並且常常向他警告不應陷於那些理念的泥沼——包圍着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正在形放中的道德的理念的泥沼。列寧之愛惜革命人材，實足令人師法！

其次當述我們讀了這部書翰集以後的心得——所獲得的教訓和所受到的感動。

(一)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勁敵便是小資產階級性。列寧對於小資產階級，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成分——內心的及外在的——尤其是對於意識形態上的小資產階級性，真可說是深惡痛恨，及對於由小資產階級性所激起的革命的熱情——這兩者（憎惡小資產階級性及由它所煽動的革命熱情）已散見於列寧的多數論文中；但是在給高爾基的書信裏而更自由地更明顯地更不受拘束地表示出來了。

列寧說：欲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義中，再為小資產階級性作成一個像樣的結論是絕對不可能的（參看第四信）。所以參加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必須牢牢記着列寧的遺教，把這部書翰集常置案頭，刻刻自勵，清算自身的小資產階級性，使本身的意識能夠日益無產階級的革命化，勞動化。

(二)列寧對於科學的革命，是絕對不妥協的。無論是屬於任何黨派，任何階層的人物，如果他能夠理解及信仰唯一的正確的革命理念，列寧即可以和他攜手，也希望有和他攜手的可能。反之，凡是離開了唯一的正確的革命理念領域的人，縱令是同屬於同一分派中，列寧還是要加以無情的打擊，他尤憎惡那些騎牆主義者。換句話說，在革命的目的性上若無裂隙，他是實際的『妥協』的名人；但是，他在『理念』的領域中，他常是『妥協』的最兇

的勁敵。在革命運動的過程上有必要的時候，雖屬「惡魔及其祖宗」，也可能和它們結成真正的同盟。若是在理念的領域，理論的領域，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領域，列寧是絕對不容許其有異端的理念或理論之存在。

(三) 列寧對於宗教的見解及態度，我們必須特別加以重視。「創造神」尙不爲他所容許，何況庸俗之神之追求呢？

(四) 列寧對於可能引爲同道人的友人的友愛是何等的真摯而毫無虛飾。特別如對高爾基的臥病，是何等的擔憂。他對友人之真情流露純出自然，實在令人感動！他對高爾基說：置自身疾病於不顧，不加治療及調養，不僅是對本身的罪惡，簡直是對國家的犯罪，而千萬懇求高爾基要向第一流的醫師求治。

(五) 最後是如列寧書信中所示，這位偉大的革命導師的行文深刻，用字適切，比喻奇警，雖則是艱澀深奧的理論，繁瑣的事情，經他的筆描寫出來就令人豁然貫通而能夠獲得一種新的理解及意義；他的文章也是今日我們所應效法的。

最後必須申明的是：因倉猝脫稿，恐有遺誤，希望先進革命人士加以斥正，以便重版時修訂，譯者幸甚，讀者幸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古梅謫於杭州旅寓。

目次

譯序

一九〇八年——

- 一 亡命於日內瓦（一月九日）
- 二 『無產者日報』的輸送與海員工會（一月十五日）
- 三 斯馬什科被捕事件與馬爾托夫的宣言（二月二日）
- 四 論托洛茨基，『社會民主主義者之聲』及作為世界觀的唯物論（二月十三日）
- 五 論普列哈諾夫與波格達諾夫，『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輪廓』及團結，『哲學上的單純馬克思主義者的考察』（二月二十五日）
- 六 普通信件（三月）
- 七 不能赴加布里及報告近況（三月十六日）
- 八 關於對麥哈主義者的鬥爭的答覆（三月二十四日）

九 託高爾基爲『無產者日報』寫稿（四月一日）

一〇 論 B. Z. 的決議及主張哲學問題必須與分派事情相隔離（四月十六日）

一一 同前（四月十九日）

一九一〇年——

一二 關於黨的合併，清算少數派並論前進派（四月十一日）

一三 對於『今日世界』刊物的批評（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一年——

一四 關於託爾斯泰，並論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政策上之『唐吉訶德』（Don Quixote）（一月十二日）

一五 『思想』的名義上的發行人，考茨基論文之翻譯及培亞利的『北極探險記』（十月）

一六 關於機關報的聯盟計劃及會議（五月廿七日）

一九一二年——

一七 夏季前未能奉訪

一八 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革命派的差異（八月一日）

一九 俄國與移住者之中心的分離，第四議會的「杯葛」，中央委員會之遷至奧國（八——九月）

二〇 真理報致送稿費與高爾基（十一月七日）

二一 真理報的預約募集運動，革命的罷工，「思想與批判自由」（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一三年——

二二 『啓蒙』與托洛耶諾夫斯基（一月二十一日）

二三 莫斯科報章的募捐，斯提巴諾夫，我們本身的雜誌，P·P·S·與阿美尼亞民族主義黨，大赦的雷恩（一月）

二四 四議員宣言脫離『路芝』，阿力辛斯基與波格達諾夫，論民族主義，普耶托尼茨基的審判（二月初旬）

一九一三年——

二五 俄國皇室三百年紀念大典的大赦之利用（三月十日）

二六 列寧夫人之甲狀腺腫脹病，轉地療養於布羅寧，新金屬勞動工會幹部

選舉的勝利，梅特林克之科學的神祕主義（五月初）

二七 論奧德薩的多數派報章（五月）

二八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的夏季評議會』及政府的衝突，

馬克拉科夫（六月）

二九 報告列寧夫人之施手術，真理報之被封閉（七月二十五日）

三〇 柏培爾的噩耗，勒高爾基入療養院（九月三十日）

三一 沃伊丁斯基的小說，多數派的醫師（十一月初）

三二 關於朵思陀耶夫斯基的『咆哮』，論『追求神』及『創造神』（十一

月十四日）

三三 論前信（十一月十五日）

三四 論神性理念與小資產階級性（十二月）

附 註

第一信

親愛的 A·M·君！

二三日間，我和內子安抵當地了〔註1〕。我倆在途中感受了風寒，因此想在這裏儘可能忍耐着暫時安住下去，所以在起居等一切事情上也就不能感着何等的自由。接讀了你的信，曷勝欣慰。真的，果然能夠乘船赴加布里訪君是何等使我倆高興的事啊！總之，我必須分出一些時間來作成一個機會到加布里奉訪。不過目前却萬分抱歉，未能成行。因為我們受了委託要創辦報章。你所知道的那個『無產者日報』打算由芬蘭搬到此地來，或在日內瓦，或在附近其他都市發刊，現在尚未達到最後的決定。總之今在加緊進行。如果新的屋舍準備就緒了後，便會有許多繁忙的事務了。但是到了春夏之交，當可能把晤，只要一切事務有了眉目。在加布里你那邊以何時為最宜呢？

諒想你倆起居佳勝，萬事遂意。當我倆經過柏林的時候，就聽見你和盧那卡爾斯基一同漫遊義大利，特別留戀故都羅馬。意大利風光諒能使你滿意。你會着了很多的羅馬朋友麼？

我以為必須你在最近沒有特別繁重的工作，才可來看你，免得妨礙你的寫作，要那樣，我們才可能常常一同散步，一同談笑。

你收到了我的近作（我之十二年間的論文集第一卷）沒有？我已經囑了聖彼得堡方面直接寄贈給你。

尊夫人處代致意未另。〔註2〕餘容續告！

八年一月九日列寧於日內瓦

第二信

親愛的 A·M·君暨夫人！

今日接獲了你的快信，忽然極端興奮，很想立即到你那邊去。你寫得太使我高興了。無論怎樣我一定前來奉訪，並且和內子同來；不過時期尚未能十分決定。至目前却無法分身，因為我必須盡我的全力把日報『無產者』搞好，為它作成堅牢的根基，無論支付任何代價必須先把這事情弄好，最少，尚須一二個月的時期吧。總之，我要把這個工作，作成一個段

落。到了來春，我倆就動身去，喝加布里的白葡萄酒，遊覽那波里的風光，並且和你暢敘。我剛在開始學習意大利語文，對於尊夫人所寫的通信地址，就像新學生一樣特別加以注意：cercavo 應當作 cercavo 吧！我想要帶一本字典來呢！

其次，關於『無產者日報』輸送問題，你也爲它費盡了苦心。這回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希望尊夫人今後趕忙多多負責。

(1) 凡從事和俄國交通的船員工會（必然有這種組織的）秘書，必須前往聯絡。

(2) 必須向他們探詢該船往返於何港之間，每月幾回；並須託他們每星期代爲輸送，需要多少費用？（都要調查明白。）又必須物色可能信託的人（有確實可靠的意大利人沒有呢？）俄國方面（指奧德莎）的地址可用作轉交報章的地方麼？或者在奧德莎某一處的意大利旅館裏，能否代收藏相當的份數。這些工作在我們是極重要的。

(3) 尊夫人萬一不能夠完全由她本人實行從事勸導，物色，闡明，研究等工作；那末也要介紹我們和那些秘書直接交涉。和他們認識了之後，我們便可以用通訊的方法說服那批份子。

這件事必須速辦。總之，二三星期之內，『無產者日報』就將在此地發行了〔註1〕，並

且必須立即向外輸送。

在加布里會面吧！A·M·君，希望你爲我保重！〔註2〕

八年一月十五日V·烏里耶諾夫

第三信

親愛的A·M·君！

我現在有兩件事要向你說的。第一是關於斯馬什科的事情。你如果在私交上不認識這個人，那末你就過問下述的事件也是徒然。如果你認識他，那就可發生多少效力吧。

L·馬爾托夫在瑞京柏隆的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上發表了一篇『宣言』。他在這篇宣言裏面竟稱：斯馬什科並不是以斯魯加特會議〔註1〕的代表議員資格而出席，不過是以新聞記者資格而列席的；他毫不提及斯馬什科是社會民主黨的黨員。這明明是少數派（孟什維克）對於多數派（布爾什維克〔註2〕）一個黨員的入獄所表示的卑劣態度。我以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黨代表的資格已將我的公正宣言寄送至爾聯本部了。你如果和斯馬什科在私交上相認

識，或在涅西尼曾和他認識；那末，你無論如何要在那家報紙上對馬爾托夫的宣言加以痛烈的攻擊。你要寫明你在社交上是認識斯馬什科，知道他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也要寫明你深信他和國際警察所誇大宣傳的事件完全無關係。我在後面把這家報館的地址和馬爾托夫的宣言全文抄錄一份，同封寄給你。我相信尊夫人會替你翻譯。你自己的文章可用俄文寫好，由尊夫人譯為德文，一併寄送到該報社編輯部。

第二件事項是因為要進行日報『無產者』，由俄國派來了的三個人都在此地集合了（波格達諾夫及我，還有一位實行家〔註3〕）。一切都準備好了。在道二三日內就要登出廣告〔註4〕。我們把你的名字列為投稿人之一。如果能在創刊號裏面寫點文章來，最所希望，簡短一點也好，你就動筆吧。例如在『新生活』〔註5〕裏面所發表的關於小資產階級一類的觀察或如你現在所寫小說一類的斷片也好。

我和你緊緊地握手。尊夫人處代致意！

八年二月二日 V · 烏利耶諾夫

附言：

瑞京柏隆報（編輯所在柏隆K街六號，為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在八年一月三十日的第二

四號，發表下列的文字：

『通告——有數家報章竟揭載日前在日內瓦被捕的斯馬什科博士爲斯督加特大會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駐日內瓦代表團的議員。但據本人所知，斯馬什科並非該大會的俄國代表團團員，他並沒有攜帶代表議員的委任狀，特此通告。斯馬什科祇是從事新聞採訪的一記者而已。』

『斯督加特大會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議員L·馬爾托夫謹啓。』

這就是馬爾托夫宣言的全部。他的卑劣就是：比方說，社會民主黨要如像刷去靴上的塵灰，把斯馬什科驅逐出去！

第四信

親愛的A·M·君：

我深信我和你兩人間意見之相左是基於你的質問太屬於單純的誤解吧了。例如關於『單純的工團主義者（Syndicalism）終會追隨知識份子羣』，並欲否認他們在勞工運動上的必要

件等問題；我的確未曾加以考慮。關於這一切的問題，其實在你我之間的意見絕無絲毫的懸隔，這是我所確信的，而現在我們因為未能集合，所以更須要立即一同開始共通的工作。我們只有在工作上最容易而且最適宜的可能獲得最終的一致。

『無產者日報』（廣告已經寄給你了）上，你會計劃為我們寫點小品，這使我們十分高興。不過，假如你自己目前有更偉大的寫作在進行着，那末，當然也不必急急於執筆。

關於托洛茨基，我早就想寫信答覆你，但是終於因為忙碌而遺忘了。我們（指『無產者』日報編輯部，包括我，波格達諾夫，都布羅夫斯基——俄國多數派中極可敬愛的同志們）老早就決定勸導他為這個『無產者』和我們協力。我們也曾寄了快信給他，寫了一個提案向他提議。我們是根據共通的一致，用『無產者編輯局』名義寫信給他的，因為我們想把這個工作樹立於同志的基礎之上。至於我個人和托洛茨基却曾有過大大的爭論，當他屬少數派的時期，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之間，我常和他爭論到都破了臉。這次在形式上會不會使托洛茨基感着難堪，我可不敢保證。不過他總算寄來了一封信，但並不是他自己寫的，信中有這樣的文句，『托洛茨基同志囑託代寫，因為他實在太忙了，不能答應和你們協力，特寄這封信通知『無產者編輯局』。』

我想，這是他又在裝腔作勢。當在倫敦舉行全黨代表大會的時候，他也曾這樣地裝腔作勢。所以我完全不明瞭他是否能夠和多數派握手，一同前進？

少數派方面〔註1〕，今有普列哈諾夫，阿克塞爾羅德，丹氏，馬爾托夫，馬爾提諾夫共同簽名發表了豫告，要發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呼聲』月刊。等我接到了這個刊物之後，當即寄給你看。彼我之間，論爭可能是極其激烈的。托洛茨基就是想取巧超越這個互相鬥爭的兩派之上。

關於唯物論——作為世界觀的唯物論，我深信我和你在本質上不能一致。並且不是關於唯物史觀（我們的 *Empirio* 一羣〔註2〕也決不否認），而是關於哲學的唯物論，盎格羅撒克遜人和德意志人遂藉唯物論，掩護了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羅馬人則以無政府主義為護符——對於這些人，我是絕對反對的。在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不會看重作為哲學的唯物論。最確實最完成的機關報『新時代』對於哲學並不感興趣，也並非是熱心信奉哲學的唯物論的信仰者，但是最近竟公然發表了『經驗批判論者的一羣』。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告示我們的唯物論，對於已經死去了的小資產階級性，想可能為它作一個結論，是一個錯誤，大大的錯誤。在社會民主主義內部所有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潮流，第一先抓著哲學的唯物論，由是傾向於康